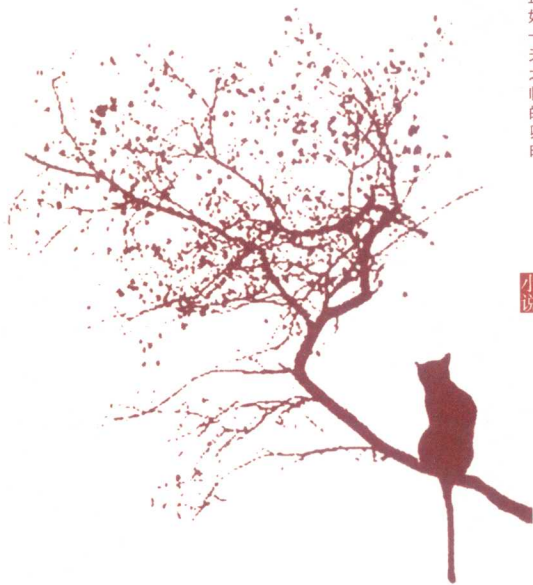


卯城卯时

这是一群追梦的少年，这是一群疯狂的少年，人生之初正如一天之临的卯时

黄尧
著

百花
小说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卯城 卯时

这是一群追梦的少年，这是一群疯狂的少年，人生之初正如一天之临的卯时

黄尧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卯城卯时 / 黄尧著. -- 天津 : 百花文艺出版社,
2015.9

ISBN 978-7-5306-6621-0

I. ①卯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12669 号

责任编辑:齐红霞 装帧设计:郭亚红
责任校对:魏红玲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(邮购部)

主页: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
印刷: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20×970 毫米 1/16

字数:483 千字 插页:2 页

印张:25.5

版次:2015 年9 月第1 版

印次:2015 年9 月第1 次印刷

定价:39.00 元

卯城 卯时

目 录

上 卷

楔 子	003
第一章	007
第二章	017
第三章	051
第四章	073
第五章	080
第六章	117

中 卷

第一章	129
第二章	139
第三章	148
第四章	156
第五章	173

卯城 卯时

目 录

第六章	181
第七章	200
第八章	226
第九章	246

下 卷

第一章	255
第二章	280
第三章	295
第四章	327
第五章	354
第六章	371
第七章	390
尾 声	403

上
卷

楔 子

——“我们的城市只有八百年的历史。在中国，它算年轻的子弟，就像刚满八岁的孩子。我们的城市是伟大的城市，因为，它有一群英勇的少年，他们不喜欢城市古老的命名：‘卯城’，而乐于叫它‘猫城’。前三年的‘打狗运动’消灭了最后一只昆明犬，三年后的今天，这里只有猫，占据着城市所有的屋顶，当太阳初升时，它们迎来第一缕阳光，开始集体撤离制高点，从各个秘密通道潜行到我们的床前，用它们的尾巴搔醒懒睡的孩子，于是，它们去睡了，我们翻开日历，从厨房抓起妈妈准备的饭团，飞也似的呼叫着奔向学校……”

1955年10月，由省会城市教育局举办每学期一届的小学生征文活动，命题是《我们的城市》。全城四区一百二十三所小学校参加。评件小组检出了上面那篇征文，传阅后觉着匪夷所思，呈送评审小组组长蓝西。蓝西是区教育局副局长、昆华职业教育社社长。他的年龄和这个革命的教育组织一样。征文是名叫柯男的中华实验小学二年级学生写的。

这个柯男在1954年秋季举办的第一届全市征文活动中得了一等奖第一名。那届的命题是《我的志愿》，他说：“我的志愿是做一名勘探队员”，“大地山川、江河湖海是祖国母亲的怀抱”，“快乐的小鸟总要从妈妈的怀抱里飞出去，有的做了屋檐上的麻雀，有的做了池塘里的鸭子……我们要做高飞的大雁和鹰隼”，当然也有切题的小段文字“要为祖国寻找珍贵的矿产”、“让钢花像礼炮布满天空”等等。那时的评审小组组长蓝西大觉讶异，原本，小学一年级学生不参加“征文”，是班主任竭力推荐的。有史以来，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尚在“认字”阶段，即使二三年级也大略在“组词造句”和“作文初试”阶段，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，他甚至懂得起承转合、排比、比喻，更别说寓意高拔。为了慎重起见，他约谈了这个孩子，这个孩子和别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他显得单薄些，白衬衣很白，红领巾很规整。蓝西当场验

证,叫孩子写一篇三百字的日记。这个叫柯男的孩子从文具盒里取出铅笔,迅速关紧笔盒,在中字格的本子上写下:“今天是明天的开始。我和柯婴约好要去采菌子。这是我们最喜爱的活动,因为金殿的后山有一种叫凉姜的植物,它的花像孔雀的羽毛一样美丽,它的根可以做好吃的咸菜;还有满地松塔,其实我们更喜欢它们蹲坐在树枝上的样子,像一个个小佛……”除了个别错字,如“殿”字右偏旁写成“文”,“蹲”字少了笔画,算是文从字顺,活泼可爱,书写清秀不苟。蓝西说:“不要写了,很好。”先前,他注意到这个孩子飞快关上笔盒的动作,说:“我能看看你的文具盒吗?”柯男打开笔盒,里面整齐排列着三四支削得很整齐、笔尖尖锐的铅笔,还有一片灰色的羽毛。大约是鸽子的翻羽。

“你养鸽子?”他问。柯男微微点头。大约这是一个不好多言且内秀的孩子。蓝西过后荒废了下午读报的时间,无所适从且莫名兴奋。那次,广播电台播出了颁奖仪式结束后对这个孩子的采访,他没有按事先要求说“谢谢!我一定好好学习”之类的话,而是问采访他的阿姨:“我说完可以回家吗?”这个机智的电台记者却问:“你还准备写一篇文章?能不能告诉我你的题目,或者你要写什么?”柯男说:“今天是弟弟的生日。”这段采访播出后市民大受感动。据说,他家邻居争相去祝贺,他的母亲在灶台前正忙活,只淡淡说了一句:“他该的。”

1955年春季的第二届征文活动柯男以一篇《我的老师》再次获得一等奖。他称他的班主任老师是“粉笔头妈妈”,“她抖抖她的齐耳短发,把雪末子般的粉笔灰撒向教室前排的孩子。于是,我们就会低头看看她身后是不是有一架雪橇?但她从来不穿圣诞老人的红色衣服。后来我们明白了,她的浅蓝色衣裳上有许多小小的花朵——像田埂上的报春。”这篇征文后来印发到所有小学作为范文,有的老师还组织孩子诵读。

但眼下这篇征文颇有些怪异,大约他的学校和语文老师已经放弃对这个“天才”孩子的“指导”——这种情况通常会有,抑或在判定征文优劣上同样处置困难。问题在孩子认为他的城市是“猫”城!下面还有一段堪称奇诡的文字:“猫从很高的楼上跳下来,这个城市在夜里弹了一下又一下,我们的城市像枝叶上的蠕虫做着颤动的梦。如果有一天这个城市会像庞贝一样毁灭,它会带领残存生灵逃逸吗?”——“庞贝”?“城市毁灭”?这孩子有些邪魔,竟然发出可怕的“预言”。“蠕虫”又是什么?一个老师说:“是蛆吗?”

显然,这是一篇完全不合时宜的征文。但这个孩子已经是城市里的小名人。谁让他出名了?要宣布这个叫柯男的孩子从此消失?

蓝西在“地下时期”是个职业教育家,也是进步老报人,他的学生有的成为这个城市现在的领导。他明白,孩子的早熟和突现异才,并不鲜见。然而,他们中的大多

数恰如第一季落果,很快就归于腐土泥淖,湮没无闻。但这所有经验似乎于这个孩子都不尽符合。他还是在案头、书架上搜寻了一阵,找到一丛《地方史志》——这让他大吃一惊,这个城市西北至西南一廓果然有个别称,叫“卯城”,地方沿革史料上说,省会城市滥觞于唐宋,经略于元初,建成于明中,拓展于清末——这些他当然知道,但因为明季按风水之谱,将昆明城建成“神龟”形制,龟头衔接蛇山之首,兴建城门,故建成的五座城门都仿照神龟的四足与尾,非正向东西南北四门,而是东北、东南、南、西南、西北五门,加上南门瓮城,俗间,昆明人称“东南六城”。这样叫,很费解。于是清初除南门沿袭旧称,其余五门按地支“子丑寅卯辰”依序排列,西北城区就叫卯城——这,一个孩子怎么会知道呢?卯,并不成“城”,但道光年间战乱,各处自筑围子,也可称“附廓”,说得过去——这,孩子从哪里得知?至于“打狗运动”——有清匪反霸、减租退押、“三反五反”、抗美援朝、土改和爱国主义卫生运动、公私合营的工商业改造运动——哪里有“打狗运动”?

蓝西的老伴儿郭佩珊是红十字会医院妇科医生,蓝西问:“有过运动叫‘打狗运动’吗?”郭大夫回不过神儿来,反问:“什么狗?打狗?”蓝西换了问法:“你每日去医院,见过街上有狗吗?从圆通街、平正街转武成路,有时你走小绿水河、皇河巷、华山南路、翠湖……”家住虹化桥的郭大夫每日要穿过半个“卯城”。这一悠缓渐进的提示,让她回想一个周天:“哎,你别说,还真的没见过有一条狗!倒是广东会馆那条街有个狗肉摊子……”蓝西不无讥讽地道:“那是烹杀之走狗。狗之殉难,人之朵颐!我也不喜欢‘卯城’了!”郭大夫的思索还在延伸,她说:“是不是,前年,不,好像更早,我们医院接到通知防治狂犬病……听说还收治过病人,有几个都是孩子……”

突然,窗前掠过一记黑色闪电,千万丛聚的幽蓝色里有两扇灼然如炬圆圆的小窗,被竖直的一条褐色杆关闭又撑开,绝无惧色地对视着蓝西!他惊愕地喊了出来:“猫——”郭大夫无所谓地说:“这屋后有一群猫,我见天从医院带些东西来喂它们……”蓝西险些晕过去,他仍存一丝微茫的希望:“不会是那些胎盘什么的吧?”郭大夫已经走进厨房,回身应了一句:“医院有什么?我总不能带活体器官、尸解样本吧?胎盘——科里的医生是轮着要的。你不也吃了吗?”

蓝西差点儿呕出来……

柯男的征文里每个字都在成倍放大,变成无数荧眼。蓝西迅速合上纸页,将它夹在《地方史志》的任意一个层缝里,放在书柜的最底层。

第二天,评审组的一位老师告诉他,学校送来了柯男的另一篇作文,写的是“有一个季节,滇池东升的太阳和西沉的月亮同在一个天上,白色的船帆上一面是红光,一面是银光”,“我们的城市是天上之水漂来的,山水交杯欢宴,大水走了,留下一池美酒”。蓝西的老花镜强烈反光,在两片明晃晃的玻璃里,这位评审组老师有些

萎缩变形,他说了一堆话,意思是这篇文章仅有几处捎带提到“我们的城市”,显然,学校再次推荐的意思是用以替换那篇“莫名其妙”的征文,但评审组为难处在于截稿期已过。

蓝西是从镜片上方来看这位老师的,问:“我们的城市是大水漂来的?! 请注意,这个孩子最后说,我们像一群在水里潜泳的小鱼,在水与草之间,我们梦想着长成巨鲸——‘巨鲸’,他这么组词! 巨鲸,还是巨头鲸,你有空去查查词典……”

第一章

1

柯男与弟弟柯婴是在下午五点才回到家的。东门外的这所西式花园大宅门口有两名解放军的留守警卫。

那年春天的昆明在间歇性的狂喜和慵倦中度过。入城的解放军睡在大树营的泥水地里，柯男的妈妈就领着大东新村的姊妹们将他们迎进新村，她把一个司号排安排在自家大客厅里。接着是每天在大场子上的军民秧歌联欢。她还动员城乡一万名妇女给解放军纳鞋缝袜，五天就赶制了十万双鞋袜。袜子是比着解放军袜子的样子用生白布做的，有点像京剧朝靴里的衬子，柯男觉着“大军”就应当是“八字步”迈开步伐！他赤脚套上，在地上走了一圈，吃了妈妈一巴掌，但解放军当天就把他扛在脖子上，去南屏大剧院看了一场《长坂坡》，但到了张飞大吼、河水倒流时，他像一条虫窝在茧壳里在椅子上睡着了。是警卫排排长王麻子用军大衣把他裹回来的。也是这天晚上，在大场子上，解放军首长带头举手，把妈妈选成了东城区妇女委员会主委。

父亲那些日子不知到哪里去了，回来的父亲换了一身有四个兜的蓝色制服，胸前有省人民政府的三角证章，棉耳帽与解放军的一个模样。他把柯男、柯婴和大女儿柯兰、二女儿柯慧召集到书房里，郑重宣布“解放了”。以后每个礼拜六，家里都要开民主生活检讨会。“今天是第一次，从我开始。孩子们，新社会到来了。这个社会人人平等。以后废止虚礼，尤其封建礼教！我和你们从此是同志关系了。对旧观念要深自省察。比如我，有面子思想，不愿与‘泥腿子’坐一条板凳，今天就被省军管会主任开导了一次。你们，要每周开一次思想检讨会。自己来说有哪些行为举止不符

合新社会！然后呢，大家帮助，互相检讨。民主，过去有之，为运动；如今家庭兴焉，为自教，极有益于国民开化……”——柯男立即想到，父亲原先的要求是“吾日必三省吾身”，这一下，每周才“省”一次，松活多了。

“你，柯男，尤其要注意了。许多事，不要以为别人不知道。九岁入宰，辅弼国家，你近六岁尚且懵懂浑噩，鲁莽行事。如何指望在新社会成才？至于功课，尤须在心！”父亲指的功课是：《声律启蒙》《诸子家训》等蒙学书本和大小楷每日一篇、“日志”每日百字。自四岁拜孔夫子，从未中辍——柯男觉着自己一点也没有被“解放”。

爸爸是这个行省银行的副总经理，柯男知道，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将整卡车的银圆“大头”拉到前线，作为军饷分发给两支起义的保安旅。如若不然，这些“乌龟屁牢”就会调转枪口来打卢汉将军。围城的有老蒋两个正规军，用卡宾枪，打出的是“开花子弹”，能将一头猪炸成八瓣，即时就可以下锅；美国飞机扔下的汽油弹可以把全城烧成火海。最危急时，父亲在一天深夜里与全家告别，他感谢母亲代他服侍二老。对两个女儿说：“这家里就你们大，要代妈妈多劳。”随后摸摸柯男的头说：“读好你的书，我回来要你背“辛稼轩”听！”他转身与警卫走了，一辆大吉姆的车灯将深夜切成两半，从明晃晃的隧道里载走了整个黑夜。

第二天，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就将柯男一家转移到滇池边的庾家花园。蚊子和老蒋的轰炸机一样多，落叶与海浪排空卷来。看着滇池一片空蒙，柯男在想，爸爸就是一个单骑走麦城的英雄！后来，昆明市的学生、店员、工人上阵打“昆明保卫战”，孩子们去送干粮，用沙袋筑街垒，坚持了十五天。所以，“我们的城市”是英雄的城市！但敌人的“开花子弹”没有开花，而金凤子开花了。妈妈在花园里年年种金凤子，二姐用小兜似的花瓣包指甲，红红的，三天不褪色。大姐是高中生，她穿着制服裙子去游行。“新社会”是扭着秧歌来的，扭回来的大姐把柯慧、柯男和四岁的小弟柯婴召集在大阳台上：“我现在教你们唱三支歌。柯男！抬头、挺胸、收腹——什么叫收腹？不是叫你撅屁股！像二姐那样！对！看我的拍子！开始！”

你是灯塔，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；你是舵手，掌握着航行的方向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你就是核心，你就是方向！我们永远跟着你走，人类一定解放！我们永远跟着你走，人类一定解放。

柯男太喜欢这首歌了！他觉得这就是他的歌。他每个早上站在阳台上唱给东方金马山脊上那个稀稀软软的太阳，唱得它像一团大火燃烧起来！

至于“辛稼轩”，父亲和他都早忘了。

总之,那些日子是把十个“老年”捆在一起过,天天是节日。柯男有两次吃了三个枕头大的“解放”包子,撑坏了,三天动弹不得又拉稀;一次从通讯员的马背上摔下来,跌伤了左手腕;一次将卫生员小王的手榴弹从弹兜里偷出来,扔出窗外,吓得三个“同志”立即卧倒。还有一次抓了一条蛇在手里,无论红花蛇怎么咬死活不松手,被警卫排排长王麻子救了下来,当场“枪毙”了蛇,他挨了妈妈两鞋底子。除此之外,他和解放军一起生活了一年半,当了排尾的“屁股兵”,“齐步跑”时他竟然跑在了排头兵前头,惹得全排大笑。妈妈忙着慰问、捐献,无暇过问这个孩子。至于小他两岁的柯婴,是个病孩子,他在一岁半时得了小儿麻痹症,治愈后,仍是妈妈一块心病。奶奶和她的大金丝猫及柯婴,仿佛是一个箩筐里的三个米花球,黏手,很甜,其实他们更像三只蜷在一起取暖的金丝猫。柯男很烦弟弟要跟他出去玩儿。原因是弟弟一条腿瘸,在“打野战”时,他充当先锋不行,殿后也不行。因为弟弟被欺负,柯男已经与大东新村6号的大疤他们一伙血战了三个回合。

大东新村临时驻扎一个营,营长叫刘长俊。抗美援朝誓师大会在村中央的大场子上开,前排整齐地排列着四十多挺轻重机枪和机炮连的四门野战炮。刘营长早上来见母亲,请她代表东城人民做一个讲话。母亲说:“你们的新词我拢共学会十来个,怎么凑也凑不成文章是不是?再说,我们妇女委员会事前开会了,推举的是东城店员工会的宋主任。”刘营长大笑:“师团首长定下来的可是您!这样吧,您先讲,几句都行。我们战士穿的都是您动员来的鞋!今天与乡亲们告别,全营一律是‘新村一式’滚边黑绒布毛边鞋。誓师以后,就是志愿军报名,但我们十三军一营是整建制出国作战……”母亲一听,眼睛立时红了:“怎么,就要走?我让你们打地铺一年!你们身子凉,我心里凉!我愧对子弟兵!你们怨?”刘营长连忙说:“我们过黄河、过长江,打了三千里,到了这里,是您把我们接进花园楼房来,早先我们睡的是铺草席子,过夜就卷走,一地飞花一地土,战士们开玩笑说,我们是滚地龙。”母亲说:“你们要去朝鲜?真去?去了还能回来多少?老百姓可是热捧着你们,一个‘熟’字,热气腾腾,掉的草茬儿里的渣都有三分情五分义!”刘营长不说话了,这个英雄营营长眼睛也湿了。母亲说:“好吧,我讲!”——那天母亲登台,师团首长就离座敬礼,她的讲话有六次被掌声打断,她说:“你们解放全中国,解放的是全体人民!这里,有我和东城十三万妇女代表,此前,她们只是从属于封建法权夫权的精神奴隶。我六岁就被迫缠足,我在进入女校时自己解放了自己的脚,但为这个,我被家族长辈歧视和侮辱;但你们来了,一下全解放了!解放的不只是我们的脚,解放的是妇女的头脑和全部身心!”一下子,站立在大场子外围的妇女群起欢呼,全体战士鼓掌经久不息。她说:“美帝国主义,就是一个‘主意’,他们和他们的走狗不喜欢中国人站起来——我们趴着,他们踩着我们的脊背,坐上洋车,前头拽车跑的还是中国人。坐在车里的外国人还一个劲儿地扇扇子、洒香水,嫌我们的汗水有臭味——姐妹们,你们不是见过

这种情景吗？”下面回应：“见过！”她突然举臂：“打倒美帝国主义！”——这是柯男见过的母亲最伟大的时刻。她甚至比父亲伟大，因为父亲从来不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话。柯男那天就在台子下，看着他玩儿成了大朋友的警卫排排长王麻子、司号排排长李吉成、卫生员小王……他们竟然都落泪了。他们打仗时肯定不是这个样子——他一再这样说服自己。

但，他们还是走了，他们把整个大花园的每片叶子都洗得发亮，用白毛巾把地板擦得像镜子，给水塔压满水，直到三层楼房高的水塔变成一个喷泉，柯男还指挥加力，大嚷：“天降豪雨！地涌金莲！天兵天将，无往不胜——”

他们还去后院告别奶奶爷爷，奶奶慌乱地一个劲儿作揖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”爷爷却说：“老朽怎么值得叨扰长官啊！”柯男就放声大笑。凑近爷爷的耳朵说：“我教给你，你应当说：同志们辛苦了！他们就会敬礼说：为人民服务！就够你受用了！”爷爷其实耳背，说：“我那里还有三十两旧花银，你去拿来，人家长官来拜望了——那是下驾，还不得马上还情！那地方我知道，前清就使纹银……凑个盘缠也好。”柯男一下笑得满地打滚。

父亲回家，绝少。定然有事，且是大事无疑。

父亲说，解放军撤走了。家里一下空了，大军是很负责的，怕我们不习惯，也担心一些复杂的事情发生，因为，社会上还有潜伏特务，要报复起义人员。但留守警卫也不会长久。今天，叫你们来，是与你向叔叔告别，原本说在映江楼包个席。但你向叔是“归队”！不合队伍规矩。所以免了。“你！”他指着柯男，“是你向叔抱着你从昆明一路穿过战火，到上海，再从无锡、南京回来！你知道，你在他大衣里睡了吐、吐了睡，发烧、咳嗽——他用命换来的你！”柯男知道，爸爸说的是抗战以后，云南财政金融需要整顿省外、海外业务，父亲受命坐镇海防、香港、上海三地。1947年底，全家迁往上海，是从陆路上去的，那时，柯男不到两岁。母亲病弱，也不耐颠簸，是父亲的侍卫向叔一路服侍他。向叔是共产党，是“地下组织”派去保卫父亲和全家的，所以叫“归队”。

柯男往前扑了一步跪下，父亲大笑：“嗨！你跪什么？起来起来！你还当他是常山赵子龙单骑救主？你是后主阿斗？折人又损己。”柯男真不知道如何感谢向叔。还是向叔把他往身边拢了拢，拉拉他的手也就算完了。向叔穿一身米色西服，不似往常他总是一袭长衫。柯男知道他之所以长衫马褂，是便于藏一两件武器。他常用的有短管左轮、加拿大的“拉八”。他抱着柯男，柯男老感觉他腰间有硬物硌着他的脚踝，很不舒服。四岁的柯男嫉妒了，要向叔抱，西装革履的向叔就抱起他，柯男突然十分鄙弃弟弟，也感到傲视柯男是理所当然，他哪见过世面！向叔抱着弟弟一掂，牵了柯男往外走。大约前头父母与他该说的说尽了，站在台阶上一摆手就算告别了。

柯男问：“你也要去朝鲜？”向叔说：“不。上级调我是安排了别的工作。过几天就知道了。”柯男说：“你还没有教我打枪，你答应过的！”向叔说：“你太小。长大就会了。”柯男沮丧至极：“什么时候长大？你们总这么说。”向叔说：“很快。过一夜就长一截。”柯男兴奋了：“是不是做梦从高处往下坠，飘飘的和飞一样，就是长了？我昨晚就做这样的梦了！”向叔摸摸他的头：“差不多……”

父亲仍站在台阶上，说：“事情没完，你们过来。”由他单独引导他们兄弟来到车库，司机正试着发动车，看父亲过来，立刻熄了火。车库铁锁上拴着家里的狼狗“宝郎”。它七岁，是柯男生下后不久父亲央人找来护家的。它在三岁时就出架，长得身材魁伟，棕黄毛色，长鼻阔口，虎牙尖锐。但柯男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条纯种昆明犬。它似乎也不喜欢柯男，它只听父亲和向叔的话，极端蔑视孩子。好似它是朝廷命官什么监察御使，它两次背叛柯男，将他埋在大桉树下的死鸽子刨出来，证实了柯男确实身负命案——用弹弓射杀了17号苏小三的鸽子；还有一次，它执行父亲的搜查任务，从柯男的床下拖出了一条毛毯，上面两个剪开的洞证实了柯男曾经用它在草地上搭过帐篷。但柯男怀疑是柯婴告发了他，因为他参与了那次野营。最近的一次是它咬伤了一个来家送新鲜蚕豆的乡亲，柯男开门见是老旺，就去争抢他背上沉重的背篓，拉扯之间，宝郎误以为这个农民伤害自家小主人，扑上去就咬住老旺的膀子，幸好烂棉衣挡着只落下一排牙印——这说明宝郎愚忠且势利。它还一贯地欺负奶奶的大黄金丝猫，人家十岁了，且是母猫，但宝郎执行宵禁，将“大黄”的地盘圈定在后院奶奶的斋房外一丈，这说明它不分长幼辈序，失教不孝。总之……

父亲说：“你们也来与宝郎告个别吧。政府昨天颁布命令了：卯城发现狂犬病！已经有三人死于传染。柯男！知道什么是‘狂犬病’吗？就是在狗之间流行的传染病，也叫‘疯狗病’——这个你肯定听说了！民国三十一年、三十四年，昆明城乡死于此种疫病的有上千人！家家关门闭户！感染的犬只在发作时见人就咬，伤者立死！当然，现在政府正调集医药。但作为预防例规——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要打狗！全部收容、消灭……”

柯婴“哇”的一声，号啕起来。

柯男猛地揉他：“哭什么哭！没出息！”

父亲缓缓道：“他不懂的道理你当哥哥的慢慢给他讲——宝郎在家六七年了，看家护园子功劳很大，我不在家时日多，就凭它来守护你们，也从未出过事，舍不得它走啊。但，我决定不能等打狗队来打！打算把它远远委托出去，开远一个朋友的园子可以安置。你们别难过，我尽力了，军队那里也问了，但他们没有警犬配属。这是一只很好的种犬啊……”接下来的是无尽的叹息，他一直在抚摩宝郎的颈和额头，它乖顺地蹲伏着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报以主人温湿的舔舐。

柯男虽然尤其厌烦狗舌头上带黏液的舔舐,很小的时候,他就感觉自己遭这一舔,就会变成一道菜。但他开始有些难受了,宝郎在他四岁时把他从河沟里拽出来过,帮他打赢无数次架,甚至为此独对 17 号、18 号、21 号苏小三一伙的三条狗而伤痕累累……

宝郎当然不是第一次坐轿车,但它什么都明白,哼哼地,哼哼地,把骄傲的头颅垂得很低很低,甚至俯身去舔柯男脚和水泥地面……最终,它还是顺从地上了后座,将两只前爪紧紧贴在窗玻璃上……

2

妈妈大叫:“关门! 关门——”

大门是关闭的。在凌晨三点,这个新村的所有人家都绝不可能不关门。接着是楼梯上噤噤的脚步声,妈妈冲进柯男的房间,迷蒙中的柯男才看清她一手揪着柯男的领子,像拎一只病鸡,一下将他搯在柯男的床上:“听好了,门,我要反锁。整天不许出门!”柯男马上意识到是打狗队进村了。满世界都是狗吠声,惨白的月亮立刻就颤抖起来,有一块云彩破布一样从撕裂的天空坠下来,在村口的那对罗马柱和拱门上纠缠一阵,就变成一个圆筒状光柱,直插新村的所有屋顶、围墙和大门,接着游弋开来……

“是探照灯!”柯男颤颤地说。

柯男大吼一声:“裹好你的被子! 不准开灯! 笨蛋! 是我先说的探照灯!”在这里的窗台上可以俯瞰新村大场子和解放军弄的篮球架、跑道、沙坑,还有一个烂了的鞍马。一队黑色人影从光影里摇晃着走出来,他们手里各有长短器械,影子越来越长,整个新村即刻没入移动的黑森林……所有的狗,大狗小狗合力狂吠——这不需要侦察,打狗队开始分散行动。

“他们真厉害,选这个时候进村,没有哪家的狗藏得住!”柯男周身打着寒战。

“当头那个是柴四!”柯男眼睛很好,真是柴四! 交三桥头的一个旧警察,怎么是他当打狗队队长呢? 至少应当是一个“连长”! 柯男极度难受和失望——要是解放军不去朝鲜,哪有这等牛牛马马的事情发生。

“是非牛非马!”柯男纠正哥哥。

“住口! 你才四岁,你知道什么——”柯男按着弟弟的头,他看见先是 17 号的门开了,主人家探头来看究竟,似乎是苏小三他老舅——一个货车司机,接着苏小三家的“大头王”——一只金毛狮子犬就从他胯下冲出来了——柯男暗里骂了一声“笨蛋!”,只见埋伏在大门左侧那个蒙面人往斜里引,“大头王”就追。突然,横里出来仨人,为首的柴四飞起一棍,真准! 金毛狮子犬一下滚倒,但它毕竟是与宝郎对阵